

# 師子賢《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》藏文漢譯 —— 導論

蕭金松（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「般若工作坊」）

## 一、前言

欣逢法鼓文理學院和美國欽哲基金會合作推動「藏傳佛典漢譯暨人才培育計畫」，本人以經常選用《現觀莊嚴論》相關注釋書，作為藏文選讀教材的殊勝因緣，不揣翦陋，在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籌組「般若工作坊」，約集幾位包括法光佛研所教師、拉然巴格西仁波切及資深學員等同好，承接《西藏大藏經·丹珠爾》般若部中尚無中文譯本的論典進行漢譯工作。希望透過教學和討論，進行初譯、修稿、潤稿的繁複過程，帶領群組在翻譯工作中成長。

第一階段翻譯《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》〈依據一切相智性之善現品第一〉，本品除序分外，有發心、教誡、決擇支、正行之所依、所緣、所為、披甲正行、趣入正行、資糧正行、出生正行等十義。目前已經完成其中序分、發心與教誡三章的翻譯，決定先以徵詢稿的方式發表，就教於教內長老、學者專家。敬請批評指正。

## 二、本論的著作時代、典範意義、版本及譯本介紹

「般若工作坊」第一階段選譯的般若論典，是八世紀時期，印度論師師子賢（Skt. Haribhadra/ Tib. མེད་ཤེ་བཟང་ཤོ།，720-795 A.D. 左右）所造《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》（Skt. *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*/ Tib. 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རོལ་ཏ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་རྟོང་ཐག་ཉི་ཤུ་ཐེངས།，No.3790），以下簡稱本論，本文所引經題編號均依日本東北大學《西藏大藏經（德格版）目錄》<sup>1</sup>。本論全名《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·隨順現觀莊嚴完整校對》（འཕགས་པ་བཙུན་མཁའ་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རོལ་ཏ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་རྟོང་ཐག་ཉི་ཤུ་ཐེངས་མངོན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བྱུན་གྱི་རྗེས་སུ་འབྲངས་ནས་དག་པར་གྲགས་པ།，簡稱《二萬八品釋》（ཉི་ཞི་ལེ་བརྒྱད་མ།）或《八品書》（ལེ་བརྒྱད་མ།），顧名思義，是一部隨順《現觀莊嚴〔論〕》、完整校對《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〔經〕》的合編著作，既是引經釋論的《現觀莊嚴論》注釋書，也是引論釋經的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釋經論，因此，呂澂在《西藏佛學原論》中，直接譯為《二萬五千般若合論》<sup>2</sup>，可說相當貼切。

本論依《現觀莊嚴論》八事七十義（དངོས་བརྒྱད་དོན་བདུན་ཅུ།）及一百二十細目為架構，編入大量的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經文，共七十四卷，分作八品：

- 第一、依據一切相智性之善現品
- 第二、依據道智之二邊清淨品
- 第三、依據一切智之行差別品
- 第四、依據圓證眾相加行之真如品
- 第五、依據頂加行之淨學品
- 第六、依據漸次加行之漸學品
- 第七、依據剎那證果加行之圓學品

## 第八、依據法身之學果品

各品品名均包括二個部份，前一部份針對「論」（八事），後一部份針對「經」（八品），二者緊密結合，例如：第一品是依據一切相智性之善現品，其中「一切相智性」為《現觀莊嚴論》第一品品名，「善現品」為八品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第一品品名。本論品名與聖解脫軍（Skt. Ārya Vimukti-sena/ Tib. འཕགས་པ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གྲོལ་བའི་ལྷོ།）《二萬光明釋》（ཉི་ལྔ་ལྔ་བ། No. 3787），的品名完全一致，與同為配合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釋論的尊解脫軍（Skt. Vimukti-sena/ Tib. བཅོམ་པ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གྲོལ་བའི་ལྷོ།）《二萬釋》（ཉི་ལྔ་རྣམ་འབྲེལ།, No. 3788）及寶生寂（རིན་ཆེན་བྱང་ལགས་ཞི་བ།）《具足清淨》（དག་ཅན།, No. 3801）均未安立經品而直接以八事七十義科判注釋，有明顯差異。

本論的藏文本譯者，署名班智達寂賢（བརྗེ་ཏ་ཞི་བ་བཟང་ཤོ།）及譯師戒勝比丘（ལོ་ལྷ་བ་དགེ་སྤོང་ཚུལ་ཁྲིམས་རྒྱལ་བ།）二人，譯於尼泊爾陽布常出福德大昭寺（བལ་ཡུལ་ཡམ་བུའི་བསོད་ནམས་རྒྱན་འབྱུང་གི་གཙུག་ལག་ཁང་།）。收錄於西藏大藏經《丹珠爾》般若部，德格版第 ༡、༥、༩ 三函，共 964 張貝葉。譯經年代不詳，未見著錄於《旁塘目錄》、《丹噶目錄》，未見有敦煌殘卷，應該是後宏期所譯，至於本論的梵文原典迄今仍未發現。

## 三、造論者生平與著作

本論作者師子賢，八世紀人，據真野龍海推估，約 720-795 A.D. 左右在世<sup>3</sup>。王族出家，通達諸多典籍且智慧廣大，曾從阿闍黎寂護（ཞི་བ་འཇོ།，又譯靜命）聽聞中觀典籍及諸多教授，又於堪布遍照賢（རྣམ་ལྔ་མཛད་བཟང་ཤོ།）處聽聞《般若經》及其教授《現觀莊嚴論》。曾修慈氏法，於夢中親見慈氏（Skt. Maitreya/ Tib. བྱམས་པ།，又譯彌勒），詢以當時解釋般若波羅蜜多論典宗義頗多紛歧，究應何隨？答以：汝應善曉一切經論，攝集其應理部分，朝此方向著述<sup>4</sup>。後為達磨波羅王（Dharmapāla）所迎請，往黎迦觀迦三熱伽藍中，為數千聽眾說般若法，著八千頌大釋等論甚多，於達磨波羅王即位（約西元 780 年）二十餘年後入滅。<sup>5</sup>

師子賢著有四部般若論典，都譯成藏文被保存下來，除本論外，另有《聖般若波羅蜜多八千（頌）解說現觀莊嚴光明》（འཕགས་པ་ཞ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རོལ་ཏ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་བརྒྱད་ལྔ་པའི་བཤད་བཤམ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རྒྱན་གྱི་སྣང་བ།, No.3791），簡稱《莊嚴光明》（རྒྱན་སྣང་།，俗稱《大釋》（འབྲེལ་ཆེན།）；《薄伽梵功德寶攝頌難語釋》（བཅོམ་ཅན་འདས་ཡིན་ཏན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ཆེ་བྱུང་པའི་ཆོགས་སུ་བཅད་པའི་དཀའ་འབྲེལ།, No.3792），簡稱《攝頌難語釋》（སྣང་པའི་དཀའ་འབྲེལ།）；及《般若波羅蜜多優波提舍論現觀莊嚴注》（ཞ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རོལ་ཏ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འི་མན་དག་གི་བསྟན་བཅོས་མངོན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རྒྱན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འི་འབྲེལ་བ།, No.3793），簡稱《明義釋》（འབྲེལ་བ་དོན་གསལ།），俗稱《小釋》（འབྲེལ་ཆུང་།）。其中除《明義釋》為未搭配經文而直接釋論外，餘為分別搭配《二萬五千頌》、《八千頌》及《攝頌》等般若經經文詞句解釋《現觀莊嚴論》。

師子賢可說是印度般若學集大成者，無論是著作數量和篇幅，均佔鰲頭，其中以大小二釋，最炙膾人口，尤其《明義釋》，影響印度和西藏佛教極為深遠，都有梵文校勘本<sup>6</sup>，及英文、日文等譯本傳世。目前中文方面，成書者僅限於小釋，有能海法師《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證莊嚴論顯明義疏》<sup>7</sup>，顛津桑摩《現觀莊嚴論明義釋》二種<sup>8</sup>。

## 四、《現觀莊嚴論》與《般若經》

史稱大乘佛教的兩大開轍師——龍樹 (Skt. Nāgārjuna/ Tib. ལྷ་རྒྱལ།, 150-250 A.D.左右) 和無著 (Skt. Asanga/ Tib. རྫོགས་མེད།, 300-370 A.D.左右), 分別從文殊 (Skt. Mañjuśrī/ Tib. འཇམ་དཔའི་དབྱངས།, 又譯文殊師利) 菩薩和慈氏菩薩, 傳出深觀、廣行二種教軌。其中, 龍樹依《般若經》的顯明空性義, 著作「六理聚」, 闡揚中觀正見; 無著傳下慈氏菩薩依《般若經》的隱晦義, 著作《現觀莊嚴論》, 闡揚成佛之道的現觀次第。

《現觀莊嚴論》(Skt. *Abhisamayā-lam-kāra*/ Tib. མངོན་རྟོགས་བྱུང།), 全名《現觀莊嚴論般若波羅蜜多優波提舍論現觀莊嚴頌》(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རོལ་ད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འི་མན་ངག་གི་བཟུན་བཅོས་མངོན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བྱུན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འི་ཚིག་ལཱུར་བྱས་པ།, No. 3786), 是一部以八事、七十義、一千二百細目為綱領, 統攝、詮釋廣中略般若經, 勾勒現觀(現前證悟)修行次第的綱要書, 共 273 頌。作為般若經的論義、口訣或教授, 故稱優波提舍 (upadeśa, 藏譯 མན་ངག)。

所謂廣中略般若經, 是指《十萬頌》(སྟོང་ཕག་བརྒྱ་པ།, No.8)、《二萬五千頌》(སྟོང་ཕག་ཉི་ཤུ་ཇ་པ།, No.9)、《八千頌》(བརྒྱད་སྟོང་པ།, No.12) 般若經, 傳統將其與《一萬八千頌》(ཁི་བརྒྱད་སྟོང་པ།, No.10)、《一萬頌》(ཁི་པ།, No.11)、《攝頌》(ཟུང་པ་ཚིགས་ལུ་བཙད་པ།, No.13) 等, 能整體展現八現觀次第的般若經合稱為「六母」(ཡུམ་དུག); 而《七百頌》(བདུན་བརྒྱ་པ།, No.24) 以次, 僅局部闡述發揮的其餘般若經, 稱為「十一子」(སྐུ་ལྔ་ལྔ།)<sup>9</sup>。但宗喀巴 (རྗེ་ཚང་ལ་པ་ལྷོ་བཟང་ལགས་པ།) 在《現觀莊嚴論及注之廣疏善說金鬘》(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རོལ་དུ་ཕྱིན་པའི་མན་ངག་གི་བཟུན་བཅོས་མངོན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བྱུན་ལྟེན་བཟང་བཙུན་པའི་བྱུ་ཚེར་བཤད་པ་ལེགས་བཤད་གསེར་གྱི་ཕྱོད་པ།, 簡稱《金鬘疏》(ལེགས་བཤད་གསེར་གྱི་ཕྱོད་པ།)) 中認為: 六母中的《攝頌》, 僅是《一萬八千頌》八十七品中的第八十四品, 不宜重複計算; 而且「十一子」也無法涵蓋其餘如《日藏》(ཉི་མའི་སྟོང་པ།, No.26)、《月藏》(ཟླ་བའི་སྟོང་པ།, No.27)、《普賢》(ཀུན་དུ་བཟང་པོ།, No.28)、《金剛手》(ལག་ན་དོ་རྗེ།, No.29)、《金剛幢》(རྗེ་རྗེ་བྱུ་མཚན།, No.30) 等般若經。<sup>10</sup>

根據《布敦佛教史》(བུ་སྟོན་ཚོས་འབྲུང་།) 的說法, 無著善巧諸明, 博通三藏, 志修慈氏法, 在鷄足山 (རི་བོ་བྱ་རྒྱུད།) 十二年, 親見慈氏, 得遊兜率宮, 親聞《般若經》、《瑜伽地》等許多大乘經要, 請求造論顯揚其義, 慈氏五論因得傳之於世, 師子賢等承許如此。<sup>11</sup>

列為「慈氏五論」之一的《現觀莊嚴論》, 是結合中觀空性正見與瑜伽廣大行持, 較接近瑜伽行中觀派的思想。與同列五論的《大乘經莊嚴頌(大乘莊嚴經論頌)》(ཐེག་པ་ཚེན་པོ་མདོ་ལྟེན་བྱུན་ཞེས་བྱ་བའི་ཚིག་ལཱུར་བྱས་པ།, No.4020)、《中邊分別頌(辨中邊論頌)》(དབྱུས་དང་མཐའ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འབྲེད་པའི་ཚིག་ལཱུར་བྱས་པ།, No.4021)、《法法性分別》(ཚོས་དང་ཚོས་ཉིད་རྣམ་པར་འབྲེད་པ།, No.4022) 三種持瑜伽唯識見, 《大乘上怛特羅論(究竟一乘寶性論)》(ཐེག་པ་ཚེན་པོ་བྱུང་བའི་བཟུན་བཅོས།, No.4024) 持如來藏思想等, 呈現不同立場, 學界已多所探究。

《現觀莊嚴論》的真實作者究竟是誰, 主要有三種說法。

(一) 如前所述傳統印藏佛教史, 及藏傳般若學論著, 認為是一生補處菩薩慈氏所造。(二) 部份佛教學界從印度佛教哲學史觀察, 認為是另一同名慈氏, 精通般若波羅蜜多經、持空性見之學者所造, 生年大約是西元 270 到 350 年, 與無著的年代相近<sup>12</sup>。(三) 甚至有學者認為造作本論的慈氏是西元五、六世紀時人<sup>13</sup>, 持其傳承者有聖解脫軍、尊解脫軍、師子賢, 若此則無著、世親 (Skt. Vasubandhu/ Tib. དབྱིག་གཉེན།, 320-400 左右) 兄弟

不可能為其造釋。<sup>14</sup>

根據 E. Conze 的說法，《般若經》的文獻集成，長達一千多年，歷經初始（100 B.C.～100A.D.）、開展（100 A.D.～300A.D.）、精簡（300 A.D.～500A.D.）、密續影響（600 A.D.～1200A.D.）四個時期，最早流行的是《八千頌》（通稱小品），其次開展出《一萬八千頌》、《二萬五千頌》（均屬中品），《十萬頌》（通稱大品），接著是《攝頌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等，最後才是受密續影響的《理趣百五十頌般若經》。<sup>15</sup>

## 五、《現觀莊嚴論》的注釋書

《西藏大藏經·丹珠爾》般若部收錄了以《現觀莊嚴論》為中心的三十八部般若論典，大約分為二類，第一類是《現觀莊嚴論》（No.3786）及其相關注釋書（包括所有隨順該論的般若經釋）二十八部（No.3787-3813），第二類是《七百萬頌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等般若經注釋書十部（No.3814-3823）。

宗喀巴在《金鬘疏》中，提到《現觀莊嚴論》的二十一部梵土注釋書，有十二部搭配般若經，其中配《二萬五千頌》者四部（No.3787，No.3788，No.3790，No.3801），配《八千頌》者三部（No.3791，No.3803，No.3805），配《十萬頌》者一部（No.3802），配《攝頌》者三部（No.3792，No.3798，No.3806），廣中略三經通釋者一部（No.3789）<sup>16</sup>。九部未搭配般若經而直接注釋，其中收入般若部者八部（Nos.3793-3797，Nos.3799-3800，No.3804），無畏生護（འཇིགས་མེད་འབྱུང་གནས་ཅན་པ།）的《牟尼密意莊嚴》（ཐུབ་པའི་དགོངས་བྱུང།，No.3903），則收入中觀部。今對照《丹珠爾》般若部目錄，在上述配經諸論釋中，應再增補：配《八千頌》者一家（No.3811）、《十萬頌》者一家（No.3807）、三經通釋者（No.3808）一家<sup>17</sup>；未配經諸論釋中，應再增補其餘四部般若攝義（Nos.3809-3810，Nos.3812-3813）。

雖然師子賢在《明義釋》（འགྲེལ་བ་དོན་གསལ།）供養讚中，明確提到無著曾為《現觀莊嚴論》造釋（རྗེས་བཤད་མཛད།），世親為其造疏（རྗེས་པར་བཏོལ།）稱《二萬頌釋》（ཉི་ལྔ་ལྷན་འགྲེལ།，「二萬」是「二萬五千」的省稱）<sup>18</sup>。法友（ཚལ་གྱི་གཤེས་གཉེན།）在《現觀莊嚴頌注明句疏》（བཟུང་བཅོས་མངོན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བྱུང་གྱི་ཚིག་ལེན་བྱས་པའི་འགྲེལ་བཤད་ཚིག་རབ་དུ་གསལ་བ།，No.3796）中解釋，無著、世親的注釋雖然作成八品，但僅依唯識宗義解釋般若經，並無《現觀莊嚴論》的大乘中觀見解。<sup>19</sup>

儘管如此，目前從《西藏大藏經·丹珠爾》看到的《現觀莊嚴論》最早注釋，是西元五、六世紀時，聖解脫軍造《聖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（頌）優波提舍論現觀莊嚴釋》（འཕགས་པ་ཤེས་རབ་གྱི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ལྟུང་བ་རྟོག་ཉི་ལྔ་ལྷན་འགྲེལ་གྱི་བཟུང་བཅོས་མངོན་པར་རྟོགས་པའི་བྱུང་འགྲེལ་བ།，No.3787），簡稱《二萬光明釋》（ཉི་ལྔ་རྣམ་པ།）。這是一部依《現觀莊嚴論》能詮八品、所詮八現觀，結合《二萬五千頌》般若經文的注釋書，其梵文本已被發現並且刊印。

關於聖解脫軍的造論因緣，多羅那他《印度佛教史》記說：聖解脫軍為阿闍黎佛使（སངས་བྱུས་འབད་པ།）之甥，信解大乘，來世親處聽聞般若，盡能憶持般若諸經，然未聽受教授（མན་པ།，此指《現觀莊嚴論》），因此又作僧護（དགེ་འདུན་གྱི་པ།）之最末弟子，問般若教授於彼。復於修觀般若，心中起殊勝覺受無有疑義，惟有一處經文與論相違，不安於心。爾時夢中，聖彌勒授記曰：『汝其往波羅奈斯之伽藍，可得大義

利也！』翌日天明，遂去彼地，途遇優婆塞寂鎧（ཞིབའི་གོ་མ།）從南方普陀山請至《二萬八品之經》（ཉི་ལྔ་ལྔ་བཅུ་དྲུག་མ།），經句與現觀莊嚴之論文符合，心得寬慰，乃以中道無自性論義注釋《八品經》與《現觀莊嚴論》，造《般若莊嚴和雜之論》，如是之義，此阿闍黎未出世前之所無也。二萬頌出世之前，他人未得寓目之原因，以此故也云。<sup>20</sup>

由上述引文顯示，聖解脫軍先於世親處習《般若經》，後於僧護處習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因有一處經文與論義相違，夢中得慈氏指示，後從寂鎧取得《二萬八品般若經》，見經句與論文符合，始造《般若莊嚴和雜之論》。因此，有二種可能：一是經影響了論：《現觀莊嚴論》所依據的根本經不是原本的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，而是作成八品的異本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；二是論影響了經：所謂新本八品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是在《現觀莊嚴論》成書以後，依據《現觀莊嚴論》科判所調整或改編的新版本。作為聖解脫軍及師子賢造作釋論時所依據的新本八品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，目前未見有梵本或漢藏譯本傳世，但不可否認的，有些後來流行的新本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梵文抄本，如後文將提及的 NalinaksaDutt、E.Conze 和木村高尉等人所校訂新本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梵文寫本，都是從師子賢本論的引述經文之重構<sup>21</sup>。

《西藏大藏經·甘珠爾》收錄有七十六品的藏譯《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D. No.9），以及四本漢譯小品般若經：西元 286 年竺法護譯的二十七品《光讚經》（T. No.222），西元 291 年無羅叉、竺法蘭譯的九十品《放光般若經》（T. No.221），西元 404 年鳩摩羅什譯的九十品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（T. No.223），西元 660 到 663 年玄奘譯的八十五品《大般若經第二會》（T. No.220(2)）等，應該都是依據舊梵文本翻譯而成的<sup>22</sup>。

## 六、本論相關文獻檢討

關於本論的相關文獻研究，早年有 E.Conze 根據梵文《二萬五千頌》及《一萬八千頌》般若經，配合《現觀莊嚴論》的英譯本：*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,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nkāra*, Berk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1975. 其中第 37 頁到第 430 頁的譯文（現觀 I-IV 品），一般是採用為了順應《現觀莊嚴論》科判而調整過的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（*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*）版本，第 431-643 頁（現觀 V- VIII 品，55-82 章）是翻譯《一萬八千頌般若經》的吉爾吉特寫本。<sup>23</sup>

木村高尉，《梵文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（*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*），I -1，2007 年；I -2，2009 年；II~III，1986 年；IV，1990 年；V，1992 年；VI~VIII，2006 年；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。本書為梵文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之校訂，第一章由印度 NalinaksaDutt 博士於 1934 年，根據 Calcutta Croriental Series No.28 校訂出版，此為第二章以後的校訂。此校訂採用四種寫本（東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兩本和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兩本），此四種寫本，皆依《現觀莊嚴論》科判編製《聖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，其意與原來的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不同<sup>24</sup>。<sup>25</sup>

在國內，有下列三篇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論文是本論的局部譯註：1.釋果蹟：《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》「發心品」藏文譯註及漢譯四本對照，1986年。2.釋禪松（林秀娟）：藏譯本《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合論》初品「教授」中前三子目譯註，1991年。3.釋顯智：藏譯師子賢著《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八品廣釋》「初品四決擇分」譯註，2001年。

2002年，釋如石（陳玉蛟）將上述釋果蹟及釋禪松二篇論文，及其《現觀莊嚴論初探》中有關《般若經合論》的譯注部分，重新修改，作為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合論》專篇，收於《現觀莊嚴論一滴》書中<sup>26</sup>。以上這些前輩的研究成果，也提供我們重要參考。

## 七、譯注體例

本漢譯對照本依據的藏文原典，以保留德格版《丹珠爾》原文為主，疑義處再參考《中華大藏經·丹珠爾（對勘本）》及那塘版和北京版《丹珠爾》，採用異文會以註腳說明。藏文原典沒有科判，本對照本依據相應段落，編製藏文及中文科判，並以數碼標誌章節段落層次。全文採逐段藏漢對照的方式上下排列，依句義長短調整段落，每段行首標註德格版《丹珠爾》的起始頁碼及行數，以便檢閱。

本論目前未見有梵文原典之刊行，本譯文以忠實呈現藏文譯本原貌為主，不考量梵文原典環境。論中引述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經文，應以前述「新本」八品經為主，可能與 E.Conze 及木村高尉等人校訂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所採用的那些依《現觀莊嚴論》科判編製的新本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梵文寫本較為接近，與舊本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梵文原典，及其四種漢譯本和一種藏譯本之間的異同，事涉複雜，留待學界進一步探討，本譯文無法全面比對，僅能就疑義處，局部參考上述相關文獻。人名與地名的翻譯，亦依循藏譯傳統，以意譯為主，音譯為輔，至於專有名相的翻譯，也儘量參考四本古漢譯相應經文，歧異取捨之處，另以註解說明。

參與本階段譯稿工作的同仁名錄如下（依筆劃）：丹增南卓、李驊梅、沈惠珠、袁淑真、張淑雅、陳秀卿、陳春有、黃貴蘭、黃麗蓉、鄧頤謙、葉蕙蘭、蕭金松、賴韻之、羅卓仁謙。蕭金松負責審訂，李宥樓、林文瑛、華采嫻等人協助編輯和校對。感謝欽哲基金會和游欣慈小姐，法鼓人文學院「藏傳佛典漢譯暨人才培育計畫」主持人蘇南望傑教授和專案助理蕭智隆先生，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老師及藏族堪布仁波切等學者專家，由於他們的指導和協助，使般若工作坊的翻譯、討論與人才培育得以順利運作。

## 凡例說明

[ ]：為使句意通順譯者所加之字詞、短語

( )：須特別註記之字詞、短語

「」：對應原文所強調之重要術語

[ F.1aL1 ]：為加在藏文段落前面之德格版貝葉起始頁碼及行數，F.1 表德格版貝葉之第一頁，a 為貝葉之正面，b 為貝葉之背面，L1 表示第一行。

## 參考文獻

### 【藏文】

བསྟན་འགྲུལ་ རྗེ་དགེ་བཤམ་ལང་། (德格版《丹珠爾》)，德格印經院，ག、ང、ཅ、  
ཇ、ཉ 函。

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ལོ་ལྷ་ཕྱིན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ལྷོ་མག་ཉི་གུ་ཇ་པ། (《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  
D.No.9)

ཤེས་རབ་ཀྱི་པ་ལོ་ལྷ་ཕྱིན་པ་རྣམས་ལྷོ་མག་ཉི་གུ་ཇ་པ། (《般若波羅蜜多二萬五千》，  
D.No.3790)

《中華大藏經·丹珠爾(對勘本)》。北京：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 
《大藏經》對勘局，1994-2005。

རྗེ་ཙོང་ཁ་པ་སློ་བཟང་གཤག་པས་མཛད་པ། རྗེ་ཙོང་ཁ་པ་སློ་བཟང་གཤག་པས་ལོ་གསུང་འབུམ། (《宗喀巴全集》)  
ཙ 函。

དུ་ར་རྣ་ཐམས་བཅའ་མཁུ་ རྒྱ་གར་ཚོས་འབྲུང་། (多羅那他著，《印度佛教史》)，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6年。

བུ་རྟོན་རིན་ཆེན་གྲུབ་ཀྱིས་མཛད་པ། ཚོས་འབྲུང་གསུང་རབ་རིན་པོ་ཆེའི་མཛད་པ། (布敦仁欽竹，《佛教史  
教法寶藏》)，北京：中國藏學出版社，1988年。

### 【中日文】

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的資料引用出自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
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」，簡稱 CBETA  
(2011)。

竺法護譯，《光讚經》，CBETA 電子佛典，T08, No.222。

無羅叉譯，《放光般若經》，CBETA 電子佛典，T08, No.221。

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CBETA 電子佛典，  
T08, No.223。

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·第二會》，CBETA,  
T07, No.220(2)。

木村高尉，《梵文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，I -1，2007年；I -2，  
2009年；II~III，1986年；IV，1990年；V，1992年；VI~VIII，  
2006年；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。

多羅那他著，王沂暖譯，《印度佛教史》，台北：佛教出版社，  
1978年。

多羅那他、永津耶謝簡參、局彌滂編撰，鄔金智美堪布譯，《彌  
勒傳承祖師傳》，慈氏學聖典漢譯計畫主持人廖本聖審稿暨主  
校，高雄：彌勒講堂，2013年。

呂澂，《西藏佛學原論》，台北：老古出版社，1978年。

服部正明、長尾雅人，許明銀譯，《印度思想史與佛教史述要》，  
p.177，台北：天華出版公司，1986年。

真野龍海，《現觀莊嚴論研究の研究》，p.11-12，東京：山喜房  
佛書林，1972年。

能海法師，《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證莊嚴論名句頌解》，台北：  
方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4年。

能海上師，《現證莊嚴論顯明義疏清涼記》，台北：方廣文化事  
業有限公司，1996年。

蔡耀明，〈現觀莊嚴論典之梵文文獻：初步的反思〉，台北：《法  
光雜誌》第311期，pp.2-4，2015年8月。

釋如石，《現觀莊嚴論一滴》，台北：法鼓文化，2002年。

釋果贖，《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多》「發心品」藏文譯註及漢  
譯四本對照，台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，1986年。



- 
- 疏》翻譯項目簡介>，p.3，<http://www.beita.org/uploads/soft/111214/1-111214101221.pdf>.
- 22.真野龍海前掲書，p.11-12，
- 23.E.Conze, *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,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bisamayānkāra*, Preface, Berk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5.
- 24.原文有附注：Edward Conze： *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. The Reiyukai*,1978. P.36
- 25.木村高尉，《梵文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 I -1，序，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，2007年。
- 26.釋如石前掲書，p.357。

